

Qiang Wei Qing Hwa 蔷薇情话系列

⑤



订作爱人

三千年不断的追寻
只为寻找那记忆中的容颜

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订作爱人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1247.5 / 284

1247.5
Z84



Regécom
de
la
France
Paris

2702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5号

(台湾)左晴雯言情作品集

订 作 爱 人

左晴雯 著

*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8 字数:15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

ISBN7-5387-0867-8/I·826

定价:10.80元

左晴雯言情作品集

风流杀手俏神医

恋到痴狂醉红尘

摩登番王靓丫头

卿卿俏宝贝

订作爱人

乌龙月老误姻缘

冷公子丽人儿

潇洒贝勒爷

勒迪士王子

俏太妹笨闯媳妇关

· 订作爱人 ·

· 左晴雯 ·

序 幕

由夏元培教授率领的七人小组考古队，一早便来到陕西临潼县的秦陵。这座堪称全世界最伟大的陵墓，从公元前二四六年开始建造，动用了七十二万人力，耗费三十七年才完竣，这至二十世纪的现今仍教人类惊叹不已的浩大工程，也正是吸引这批台湾考古队来此的原因。

夏元培教授带领了六个得意门生，一路来到临潼县一座幽静的山脚下，而一进到墓内，便可见到栩栩如生的兵马俑——他们个个英姿威武，双眼炯炯有神地耸立在眼前。

然而，这些威武的兵俑，正是秦陵“伟大”的地方，他们是由四个小军阵排列而成。第一个弩兵，第二个是当时木制的战车，第三个是由将领带兵编组而成的军阵，最后一个则是由战车与骑兵混合成阵。

他们为了这次的考古研究，出发前已经在台湾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收集相关的资料，而

现在他们终于如愿所偿，一睹这座陵墓的“伟大”。

看到这些对始皇帝“忠贞”了两千多年的兵俑，不禁令人感到惧寒。

夏元培独自伫立在原地冥想：天下之大、世界之广，但又有谁能像嬴政有这般的魄力与令人闻之丧胆的霸气呢！

半晌，他才开始移动著脚步，穿梭在这浩瀚的兵俑中而他的身影也逐渐地被这些兵俑阵吞噬、埋没。他被四周高大的兵马俑所震慑，直到脚下发出“锵！”地一声，他才讶然止足不前。

夏元培将投注在远方的视线收回，顺着自己的胸前向下俯视至足前，赫然发现有一条类似银铜相接铸造而成的坠链，正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。

“这是……”他不敢嚷出声音来让人知道他的发现，他很快地用脚将它踩住，再环视其他人是否有注意到他这个突然的举动，确定无人后，夏元培才将它拾起。

这是一条已经长满铜锈的项链，它是由银片镶铜丝串成的，在中间的坠子部分，则有一粒如豆珠般大小的蓝色宝石，正透露着千年孤寂的蓝光，晶莹剔透。

夏元培心想，看样子这条链子没千年也有百

年的历史，在这个地方怎会没有人发现呢？突然，一股占有欲自他心中萌起，毕竟对他而言，这是一件千年的古物，值得他用尽一切心力去研究。

结束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古研究，夏元培一行人终于回到台湾，而他偷偷藏起的项链，也顺利地带回台湾来。

“有了！”夏元培独自在书房，翻阅着无数的史书及野史，终于在一本野史里找到有关这项链的传说，不禁喜孜孜地叫出声。

据书中的记载，这条项链出自于嬴政即位二十八年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当时有一齐地人氏叫徐福，他是一名“练气士”，精通文王八卦，又得仙人木王公之助，练就道家仙术于一身。

徐福有一名孙女，名叫冬儿，她与秦始皇身边的郎中蒙天放相恋，然而却因徐福东去蓬莱仙岛求药而事发。徐福为成全冬儿，将他炼成的九转金丹让蒙天放食下，再用仙术将蒙天放的魂魄摄入冬儿佩挂的项链中，但是，事与愿违，这件事还是让秦始皇知道了，他将冬儿丢入窑中，火祭俑窑。

为想瞒过嬴政，当时徐福也将另一人的魂魄移入蒙天放的躯体中，但是那人却成了替死鬼，

被泥封活埋护陵，成了第一位活人塑封的泥俑。

“这么说……”夏元培看完这段记载后，暗自思量道，“如果这条项链真是那时冬儿所有，那……蒙天放的魂魄岂不是还在里面！”他更是讶异地自言自语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拿起项链，对着它说，“都几千年了，想必你也已经死了呢！”他不禁为蒙天放感到惋惜，取出绒布擦拭项链中的锈灰，怎料，经他擦过之后，那项链却兀自抖动起来，顿时夏元培惊愕地松手，胆战心惊地哑口望着它。

“没有！”突地，一句肯定的话自书房内四周传来，声音低沉而又浑厚有力，“我并没有死，只是出不来而已。”又是一声。

这可让在一旁的夏元培感到此事非同小可，他直瞪着那条项链，惊讶地喃喃道：“你……是……蒙……天……放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天啊”夏元培不禁失声叫了出来。他千想万虑也想不到，一本不足为史的野史记载的竟是真的！而且现在又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夏元培眼前，“你真的是蒙天放？”他再一次孤疑的问。蒙天放并没有回答，但在数秒后他才略带怯意恭敬的道：“你……是的……哪位大臣？”他蒙天放一直被困在这项链中，不知这世上已过几千年，

所以才会问出这样令人“喷饭”的话来。

夏元培当然明白这个中的来由，但却也忍不住笑了笑道：“现在距离你们那个朝代，已经两千五百年了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蒙天放有些感伤地回答，他更知道当初始皇帝所说的话，“古有三皇五帝、及至于朕，命为制、令为诏。三公九卿，集权中央。车同轨，书同文，度量衡颁布制，百姓皆明一之。六国废，天下一统。帑币制，如天国地方，沿用万世。自今而后，废谥法，以朕为皇帝，后世以数计：二世、三世，以至于千秋万世，传之无穷……”所以他当然知世已过千，但他心中的始皇帝是千秋万世的，区区一个两千年，对于“万世”的秦国而言，并不算什么，他蒙天放都能活那么久，想必始皇陛下也能“长生”才是。蒙天放丝毫已忘了自己曾经服下徐福的九转金丹，能千秋万世长生不老的人是他，而不是嬴政。

“陛下呢？他的龙体可还安好？”蒙天放转言又问。

闻言，夏元培轻笑摇头，看来他还不知事已境迁，“你是说秦始皇？他已死了两千多年了。”夏元培轻松地说，对他而言，秦始皇虽有很多的“功德”，但仍就抵不了他焚书、坑儒、

除异己的种种暴政。

“什么？！陛下驾崩了？！”蒙天放的语气充满着不信和惊诧。

“没错，他早就该死了！”夏元培想到秦始皇的种种罪行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又补充道：“像他这种暴君，若是真让他长生不老，那不是祸延整个中国及黎民百姓。”

“黎民百姓……”蒙天放重复着夏元培说的话，这句话让他想起徐福，他也曾说：“此暴君若长生不老，定是天下黎民之祸”半晌，蒙天放才反驳道：“胡说！陛下岂会是暴君？他能筑长城、颁轨、度量帑币、建陵、建咸阳宫、建阿房宫、一统天下……他怎会是暴君！”他护主心切，极力地为秦始皇辩解。

“算了！”夏元培心想，蒙天放一直被困在项链中，这些事情跟他说了，他也不会懂的。于是他转了话题，“你要怎样才能出来？待你出来后，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了。”他接着又道。

“我被困在里面，除了能听到声音以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再说，若是能出去的话，我早就出去了，何需待到此时呢！”蒙天放显得有些哀哀自叹地说。

“这么说……你是永远也出不来了！”夏元

培为之讶异的说。他也感到惋惜，像蒙天放这种“忠臣”，就这样为了爱而被困了两千多年，实在让人感到不舍。

“如果冬儿没死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”蒙天放又叹气道。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夏元培感兴趣地问。

“这是徐方士说的，他说除了他用仙术能把我放出来外，另一个方法就是找个和冬儿生辰八字一样的人，用她的血才能让我出来。”蒙天放的语调显得感伤无气。“爸爸！”突然有个小女孩开门进来叫道，夏元培心中一跳，暗自吃了一惊。

他赶紧收起项链，有些慌张地转头瞥向来声的方向，“小薇！”他一见是自己十三岁的女儿若薇，便笑了笑说：“怎么这么没礼貌，没先敲门就进来了。”

夏若薇原来兴高采烈地进来，没想到却给父亲训了一句，便嘟起小嘴，低着头抬眼喃喃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是妈要我来请你下去吃饭的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才一时忘记，是不是？”夏元培顺着她的语意接着说，他将手中的项链迅速地放入袋中，然后才笑道：“好吧！我们这就去吃饭。”

“不要！”夏若薇看见父亲方才的动作，像

是在藏什么宝贝一样，一时童心大起，便撒娇地说：“除非爸爸让我看看你刚刚藏的是什么东西。”

看着女儿两眼直溜溜地望着他，夏元培没好气地开口道：“你哟！老是这么好奇。”他反手插入口袋取出项链，一边又说：“先说好，这是爸爸的宝贝，只能让你看一眼，可不能玩喔……”谁知他话未说完，眼尖的夏若薇便见到他刚取出的项链，她一个箭步向前，伸手一抓，霎时已将项链拿在手中。

“哎哟！”惨叫一声，夏若薇连忙松手，项链“锵！”地一声掉落在地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夏元培及时跨步到她身旁，紧张地问。

夏若薇看着自己的手，此时已是裂开了一痕，鲜血直流，“那东西会割人家手指。”她娇嗔地道。她还未看清那是条项链，只因这一抢，把她手给割伤了，让她误以为那是利器或什么的。

“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”夏元培见到自己的女儿手指正在流血，不免心疼地说。

“以后看你还敢不敢抢东西。”他虽然心疼女儿，但这也不失为好的机会教育，便轻轻地指责起她来，“快去让妈妈帮你包扎伤口。”这条

项链是古物，又长满铜锈，被它割伤了，若不赶紧消毒伤口，恐怕会引起破伤风。

待夏若薇出去后，夏元培才拾起项链，并对着它说：“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她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怎么连你也要伤她。”

“我？怎会是我？”项链中的蒙天放回答道：“我被困在里面连动也不能动，又怎可能会故意去伤害令千金呢？是她自己太不小心，才会被这项链割……等一下！”他突然甚是惊愕地转言道。“你女儿……这……哈哈，我终于可以出来了！终于可以出来了……”他的语调充满惊喜之意。

夏元培可就不明白了，正当他莫名地想开口问话时，突地，他手中的项链突然抖动的厉害，而那坠子中的蓝宝石也瞬时发出微弱的光芒，渐渐由弱转强，耀眼的光芒霎时照耀着整个书房，蒙天放的笑声也随之环绕在四周。

倏地，夏元培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甲衣、束发盘髻、眼如铜铃的人。他沉雄刚毅、气势慑人地站在夏元培眼前，让他吓得连退两、三步。

“蒙天放多谢方士搭救。”蒙天放双手作揖，跨足单脚跪在夏元培面前道谢。他称夏元培为“方士”，实则是以为他也是像徐福一样的

“练气士”，才能以他女儿的血将他救出来。

但是夏元培却不知情由，直怔地说：“你就是……？”

“在下正是。”蒙天放恭敬地回答。

夏元培依旧看着他直怔着，半晌过后，他才似乎完全想通这一切来由，原来他夏元培的女儿夏若薇的生辰八字竟然与冬儿是一样的，所以她方才不慎滴在项链上的血，让蒙天放逃脱出来。而这巧合也让他直感不可思议。

第一章

十年后，薄暮已降，天际早已昏暗，车前的雨刷交互挥动着如诗般的舞曲，两盏映出牙黄光晕的车灯，射下了一条雨中的光带，呼啸在入暮的山路上。

夏若薇手握方向盘，脚上随着由音响中传出来令人陶醉的音乐，打着简单的节奏。

突然，一条黑影自路旁窜出，速度如箭之快，当她来得及看清楚时，唯恐已是晚了。

苍白的脸、惊讶的表情，若薇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撞着他？只是突然之间，他已经消失在她的视线中。她立刻下车察看，一颗心猛烈地撞击着胸骨，她试着平息自己急促的喘息，雨水也打湿了她的视线，她小心翼翼地走到车前来，眼前的一切却不是她想像中的“人”已倒地，而是空无一人。

夏若薇只好回头，走回到车内。她可不愿意像疯子那样有车不开，而甘愿雨淋；她更不愿意因此多想，纵使这附近传有鬼魅出没。

“能载我一程吗？”若薇回头转向车时，赫然撞见一个高大俊俏的男人开口问她，雨水似乎没能淹没他那完美的脸蛋，她直觉他粗犷的身材下，有着一份迷人的柔情。

若薇并没有因惊愕而失声叫出，只是打量着眼前这位如落汤鸡般的男人，“我……没撞到你吧？”她低声地问，但那男子除了对她微笑外，并没有回答，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她又问，但他仍然一句话也没说。

身上是愈来愈湿，若薇无计可施，“好吧！”她无奈地走到他身边，“至少你得告诉我，你姓啥名啥？要去哪里吧？”她朗声说。

他主动地帮她开了车门，让她坐进去后，自己才坐在她身旁，“我姓蒙；叫蒙天放；你只要送我下山就可以了。”他简单地说。

“蒙天放？”好熟的名字，若薇心想。但她就是不知曾在哪里听过还是看过，若薇无奈的耸耸肩，她并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挠着。她立时驱车前进。

雨，似乎愈来愈放肆地作大，若薇边开着车，一边不时偷偷窥视著蒙放天。

“你很像一个人！”蒙天放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，但却又好像已经察觉她在窥视他似的。

夏若薇咧嘴笑笑，她不得不承认，这句话是认识对方最好的开场白，虽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方法，但却不失为最有效的方法。

“喔？我会像谁呢？”她知道，这话的下一句是要这么接的。

“冬儿！”蒙天放回答的很干脆，但是，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感伤。

“冬儿？”夏若薇口中重复着这个名字，且也察觉到 he 似在追忆的伤感的眼神，“是你女朋友吗？”她故意这么问。“嗯！”蒙天放应声点了头之后，就沉默不再多言。

他们身上的雨水染湿了坐垫，夏若薇实在忍受不了与陌生人同车而坐的沉闷的气氛，她再度打开音响，瞥视他一眼后，讽刺地道：“你好像很‘酷’喔！”她的‘酷’还加了重音。

蒙天放终于转头看她一眼，他的眼神如鹰般的锐利，散发出炯炯刚毅的神色，“谢谢你，夏小姐！我在前面路口下车。”他以沉稳低厚的声调说。

若薇心头微微一惊，“慢着！你怎么知道我姓夏？”她惊愕地问，将车子停在路旁。

他只是浅浅地微笑，这下若薇可更是茫然与